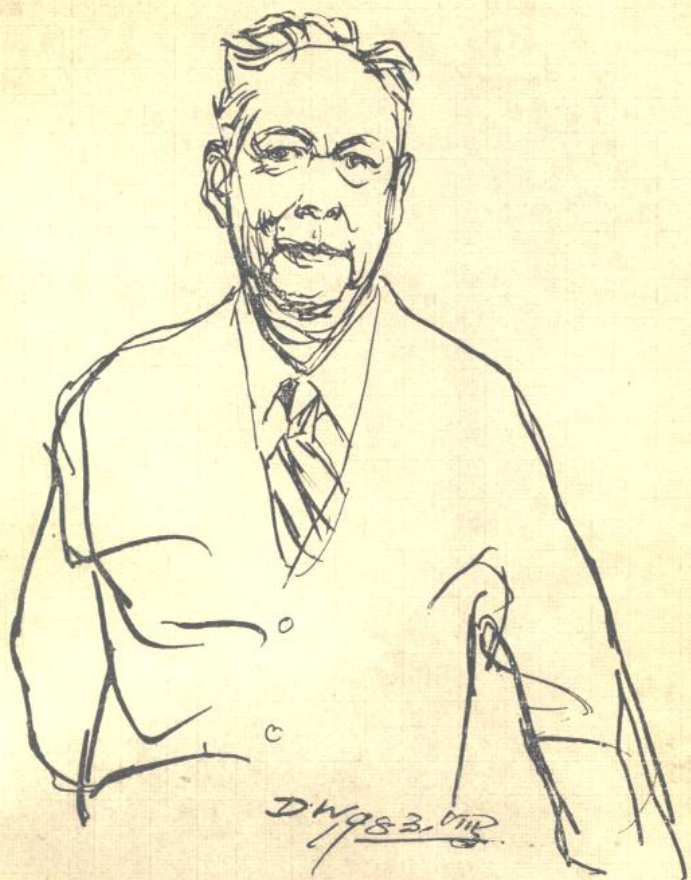


·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·



黄秋耘散文选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当代作家自选丛书

黄秋耘

当代作家自选丛书

黄秋耘散文选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徐 靖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封面题字：何应辉

黄秋耘散文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9.5 插页5 字数201千
1983年11月第一版 1983年11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3,000册

书号：10118·722

定价：1.20 元

出版说明

DE7514

作家黄秋耘系一九三七年开始从事散文创作的。这是他从四十多年中所写的散文内精选的散文集。共分三辑：第一辑《浮沉篇》，是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作品；第二辑《丁香花下篇》，绝大多数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所作，第三辑《萍踪忆语篇》，是近一两年内的新作。它们除少数写景状物、说理论事的篇章外，大都是抒情言志的散文。这里有他少时难忘的往事，有他回忆戎马生涯中真诚的革命情谊，有他缅怀失去的亡友故交，有他访美留下的异国风情……这许多篇章里都倾注着作家率真深挚的情感，字里行间里蕴含着他对真善美的赞颂和对假恶丑的鞭笞。读来引人深思，耐人寻味。

他的文笔刚柔并济，抒情味浓，犹如秋云流逝，给人美的享受。

自序

说起来也许人们不会相信，我虽然一九三七年初就在上海《艺文线》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报告文学《矿穴》，以后又陆续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报告文学、散文和杂文，但我的前半生，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别的工作，有时候还过着戎马生活。直到一九五四年下半年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以后，我的文学生涯才算真正开始，但主要是做编辑工作，为他人作嫁衣裳，自己却写得不多。

在文学创作领域里，我可以算是一个“杂家”。我写过文艺评论、文艺随笔、杂文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小说，还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。遗憾得很，对于诗歌，我只会写旧体诗，却很少写新诗。国际笔会（P.E.N.）把文学工作者分为五大类：Poets（诗人）、Playwrights（剧作家）、Essayists（散文家）、Editors（编辑）和Novelists（小说家）。我只是在那个E字上沾了点边，当然还很不够格。P字，与我气缘。N字，也只不过是一名笨拙的学徒罢了。

我应当如实自供，我最喜爱的文学形式还是散文。我的第一本书就是一部散文集。早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，我就写过几十篇散文，一部分是说理的，一部分是叙事的，也有一部分是抒情的，经过几十年人事沧桑，特别是十年内乱，能够保存下来的已经寥寥无几了。今天再回过头来翻阅这些稚弱得可怜的“少作”，不免愧怍不安，甚至冒出一头冷汗，但我还是想保留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这部散文集的第一辑。好比一册纪念相簿，假如缺少了那些噙着指头、憨态可掬的儿时照片，总是会感到不够完整和不够满足的。

十年内乱之后，我写了十多二十篇抒情散文，大都是以记述往事为“画龙”，而以抒情来“点睛”的。其中又以悼念死去的故旧友好的哀辞居多。我曾经把它们汇编成一本小册子，题名为《丁香花下》。在我过去出版的大小不同的十多本书里面，我最心爱的还是这本薄薄的不到八万字的小册子。当然，文章写得并不理想，但这里面记述了我这渺小的一生中某些永志难忘的往事，而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往事。罗曼·罗兰说过：“黄昏礼赞白昼，暮年礼赞人生。”人到黄昏，对于自己一生中经历过的往事总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偏爱这本小册子的原因。我把《丁香花下》所收的文章，大部分都收进这部散文集里，作为第二辑，这也就是全书的主心骨。

最近一年间，我曾两度出访美国，虽则为时一共只有四个多月，来去匆匆，我还是根据旅程中的所见所闻，写了二十篇左右“萍踪忆语”，也选取了其中一部分，作为这部散文集的第三辑。

在这里，我还想把自己在写作散文中一些肤浅的体会和极不成熟的想法，提供给读者参考。不过，首先应当声明，我并不是一个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，而只不过是根据工作的需要，或者应报刊编辑的约稿要求，什么东西都写一点的“杂家”。因此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，还是失败的教训，恐怕都是不足为训的。

我以为，散文是一种短小精悍，拿得起放得下，灵活性很大的文学形式，它可以叙事，可以说理，可以抒情，可以写景状物，也可以刻画人物。散文的领域海阔天空，散文的品种千差万别，散文的风格多姿多彩。每一个写散文的作者都可以有他自己所喜爱的题材，都可以有他所惯用的表现手法。不过，凡是优秀的散文，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情文并茂。

先说文。散文作品之所以给予人们以美的感受，主要是因为它们富有辞藻之美，文采斐然。散文作家必须能够运用优美的、鲜明而生动的文学语言，这种语言不但能够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，描绘出鲜明的生活图景和人物形象，而且还能赋予作品以诗情画意的艺术魅力，在读者的头脑中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。由此可见，一篇散文写得成功与否，除了取决于作者在政治思想、生活知识、文化等方面的修养之外，艺术技巧的修养，特别是运用艺术语言的能力，恐怕是大有关系的。

当然，任何文学样式都要讲究语言的优美，特别是象散文这样篇幅比较短小的样式，就恐怕要求得更加严格一些。好有一比，大抵长篇小说、多幕剧、长篇叙事诗等长篇巨著，有如千年古树，虬根盘错，枝叶婆娑，偶而有少量败叶枯枝，也瑕不掩

瑜，无伤大体。但散文小品则有如盆栽清供，必须剪裁得当，一字一句都经得起推敲，才能称为佳构。如果沙石颇多，芜词屡见，甚或文风晦涩，枝节横生，那就不堪玩赏了。

再说情。有人说：“诗歌在文艺领域上独树一帜，旗帜上高标着两个大字：‘抒情’。”散文也同样具有这个特点。如果散文作者的笔端不是蕴藉着浓郁的、丰富的情感，把他自己对人民的热爱、对生活的深情和激情都倾注在作品之中，他就很难以艺术感染力量叩动读者的心弦。这样的作品，纵然使用了许多华丽的辞藻，刻意雕琢，竭力铺陈，也很难给予读者深切的感受，引起读者衷心共鸣，长久地激动不已。如果用花来比拟，这样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些颜色艳丽、眩人眼目的纸花，而不是香气醉人的鲜花。散文尽管可以分为叙事、写景、状物、说理、抒情……等许多品种，实际上总是要以思想为其灵魂，而以感情为其血肉的。缺少深刻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，即便用尽惊人的词句和夸张的语言，也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感染力量。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、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、苏轼的《赤壁赋》……固然都是很漂亮的写景文；欧阳修的《泂冈阡表》、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《先妣事略》、袁枚的《祭妹文》……固然都是很精致的叙事文，但人们之所以爱读它们，并不完全由于它们辞藻的优美，章法的严密，更主要的，还在于它们的字里行间，激荡着一种意境深远、真挚淳朴、沁人心脾的情感。以近代的散文作品为例，鲁迅的《风筝》、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，使人们读后掩卷仍然沉浸于其中，长久不能忘怀。可以说，这一类散文作品不仅是用笔墨，而且是用心写出来的。

我所写的散文，和上述这些名篇佳作自然不能相提并论。但，“虽不能至，而心向往之。”我在《一年祭》《浮沉》《雾失楼台》《丁香花下》《黄山秋行》《去国》《天涯若比邻》……等篇章中，还是很致力于语言的锤炼和辞藻的修饰的，有时为了确定一个题目，选定一个形容词，就踌躇竟日，废寝忘餐。同时我在文章中也尽可能地把自已的感情酣畅淋漓地抒发出来，力求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。至于能否达到“情文并茂”的境界，那就有待于读者进一步的检验了。



作者近照

我独行骑在车，心情黯淡地沿着那条柏油路面的小胡同来回走着，走了一段路，又忍不住回过头来望那座小楼房一眼。这是一个忧郁的晚秋的日子，眼前的一切景物都沉浸在傍晚的昏黄和夕照当中。当年我常和江家父女俩在这条胡同上散步，我们一边走，一边听音乐，小江薇跟姐姐们哼着她所喜爱的曲调，有时是气势雄壮的进行曲，有时是情调低沉的小调。而现在，只留下我一个孤单的脚步声了。

“零落成泥”，我所失去的不仅是这座小小的小楼，而是我在患难中结识的两个挚友，一个大朋友和一个小朋友。爱和友谊，是永远不能忘记的，永远。虽然已经过去十三年了，这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，

横 纸

18×15=270

目 录

自 序	1
-----	---

浮沉篇

一年祭	3
浮 沉	7
两个擦鞋仔的故事	11
吴深的悲剧	15
悲剧的净化	24
门外爱谈	27
悲剧的绵延	31
皮球·坦克和小螺丝钉	35
交 友	39
日常生活	45
居礼夫妇断片	52
午夜的喇叭声	61
海珠桥，你要复仇	64
血的元宵节	68
损 害	73
两条道路	89

革命的机器和革命的人	95
------------	----

丁香花下篇

雾失楼台	103
丁香花下	114
迟来的春天	119
难忘的眼神和泪光	125
中秋节的晚餐	131
古怪的猫的自白	135
重返三堡村	143
往事与哀思	149
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	156
哀阿雪	162
忆谷柳	167
一代诗人未尽才	173
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”	177
每忆新波更断肠	182
老 将	187
陈寅恪先生的几首旧体诗	193
黄山秋行	198
行吟阁遐想	204
记洁园的菊花	207
榕城杂忆	210

时代的特征	213
这不算是件小事	216
做会思想的芦苇	218
黄花节感旧	221
仲夏夜断想	223

萍踪忆语篇

去 国	229
天涯若比邻	231
双城记	243
“神秘谷”探秘	248
旧金山掠影	253
纽约散记	258
爱荷华之秋	264
爱荷华诗文会侧记	267
重返爱荷华	270
菲律宾朋友	276
两个C和3个M	279
衣食住行在美国	284
美国的“精神文明”	288
作家小传	291



浮 沉 篇

一 年 祭

——献给我们倒下了的伙伴——宝璋

十七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：“人只是一根芦苇，是所有生物中最脆弱的生物。”自从你死了以后，我才深切地感到这句话的悲哀。

虽说年来的挫折早已磨钝了善感的心灵，而当你的噩耗传来，仍然给予我几乎不能自持的打击，差不多有半个多月，忧郁象一块沉重的磐石似的紧压着我底心头，我有时长歌当哭，有时似醉如狂。甚至在一个更深人静的午夜，我独自跑到郊外荒山，对着明月青松，向天默祷，希望你魂魄有灵，前来相见，过后我又深深怪责自己的愚昧和迷信，可是谁能否认，在这愚昧和迷信的另一面，却闪耀着深挚的友情的光辉。但在这庸俗的人世间，有谁能了解我的衷曲？没有一个人我可以倾诉（我也不愿随便向人倾诉）。倒是和你并不相识的莹从我不经意的透露中察觉了我底哀愁，也曾给我写过一封使我感动而又难堪的长信。然而，即使是她，现在也转战于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消息渺然，死生莫测了。而今而后，我将更向何人共话